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昆九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六世

洛浦安禪師法嗣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

昆九

作甚麼來師曰三腳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

目前分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

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久戰沙場

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鵠隨箭落李廣不

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

便橋金牙徒勞拈筭問帶凍飲雲根時如何

師曰金輪天子下閣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

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

鼓休停八佾音

鳳翔府青峰傅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

問曰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麼柰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群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浦浦曰四面是山閭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卽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敎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麼曰不可無去也

師曰恁麼則合道得曰道卽不無事未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入草無蹤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辦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立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園會裡沒蹤由師往遊贊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冬鳴犍槌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謐淨悟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  
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

是暗中明鏡師曰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

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  
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  
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本人  
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  
覆蔭請師直指妙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  
相依流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  
僧問蛇師爲甚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招  
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問既是清淨  
伽藍爲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宵外免  
見龍門點額人

京兆府臥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

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劔揮  
時豈該明暗

逍遙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巖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  
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迴  
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  
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華

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  
十方知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  
是九  
降伏師曰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  
四

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  
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

事師曰迴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  
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  
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駛來時如何師曰換骨  
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諸聖  
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  
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  
裝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問衆手淘  
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神珠罔  
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互  
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  
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  
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  
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  
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  
師曰浪浪蕩蕩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畱  
塞虛空曰畱塞虛空卽不問如何是一句師  
便打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連土三擔而  
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  
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  
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  
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爲甚  
麼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禪師有偈贈曰  
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  
秋月皎瓊衲線非鑿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  
來一漚曾已曉滅後門人建塔謐真寂禪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  
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

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麼處得來問如何是道

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直鏡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橛作麼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去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或作澧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

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

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卽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

山復問下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

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

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峰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沾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

長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水潤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師曰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

濠州明禪師法嗣

襄州鷺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爲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鷺嶺峯上青

草參天鹿野苑中孤兔交橫

青原下十世

潭州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

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

昆九

七

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甚麼萬機挑不出

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

不如初問法雷孝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

震曰爲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婆婆未嘗哮

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閻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

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

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

中人師曰巖前裁野菓接待往來賓曰恁麼

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  
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舍法界  
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剎那分師  
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  
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込僧遷化向甚  
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

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戶

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

籠鶴畔野雲飛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

作甚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

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  
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

是九

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府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  
甚麼爲真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  
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閑山懷畫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卽得不  
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  
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時如何  
師曰無木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  
難辨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荆棘林中隨處  
到旃檀林裡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  
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甚麼  
徒弟多師爲甚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  
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  
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  
師曰紅觜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問  
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劎樹霜林去便行曰  
是九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閻黎後  
青峰山清妙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  
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轉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宋世玉音

宋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僧無對雪寶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雪寶代曰合國咸知一日因僧

寂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是九

經悉爲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雪寶代云陛下不忘付屬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雪寶代云罕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

寂無對保寧勇代曰陞下何處不稱尊一日朝罷帝擎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經悉爲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雪寶代云陛下不忘付屬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雪寶代云罕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

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  
問盧能

孝宗皇帝嘗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  
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  
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  
手拈拄杖倚放在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  
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腳因廬山有化士至論  
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  
何進步燈云噃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  
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  
顆久被塵勞閑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  
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

是

十

師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  
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遭秦王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  
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玄沙云大小聲法師臨死猶寐語

歸宗桑代云能有幾人知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

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

心師無對歸宗桑代云能有幾人知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  
卽同如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祇如昇元閣  
作麼生轉嚴無對汾陽代云彼比老大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  
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  
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  
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

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  
戲槌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  
盡山河大地被擊百雜碎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遺其以再下春

閩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  
鼎誣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  
叢林稱爲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  
師曰我喫飯沒受飢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  
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一枝

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

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

可矣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柱天下柱地  
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  
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

是九

十三

臥千年士呌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  
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  
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真氣  
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  
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  
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  
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  
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  
此法門如虛空俱舍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  
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今曰法雲初謁雪峰次依石霜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  
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徧十方要且  
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師曰  
盡大地人無觸體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  
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  
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  
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  
更有誰閑鄉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

是九

十三

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亾於六十年後塔

戶自啓其真容儼然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曰兩岸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涌風  
波問如何是孤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

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這裡佛  
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爲神  
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  
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

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

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算  
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櫈拄杖高挂  
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  
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  
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  
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  
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  
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  
其事奉旨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  
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

流去寂然天地空卽斂目而逝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  
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

裏弄猢猻曰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遺其名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

何面目主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恁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參

是

古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襟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旣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

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卽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儂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

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却祇從這裡猛著精彩覩捕看若覩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密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

是

十五

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

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

這闍黎始得

本嵩律師因無爲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  
她自行終南的意日午打三更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

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  
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誓速

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

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金羨

被一顆鼠糞汚却

雷賓代云誰家  
金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

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

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

對大通本代云  
又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牕上書

心字於壁上書心字

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  
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書壁字

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

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

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

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

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云且道是借  
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

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

用箇甚麼主無對

歸宗示代  
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

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

歸宗示代

宋代云  
好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大似不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債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債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立沙云何曾客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家園立覺代云是亦食不得法燈云污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瑣那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鬼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

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腳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趨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

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爲甚麼在上座手

裏僧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卧每自體究都無所

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

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

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畧如何主

曰鈔解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昇上船竟

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

無刹不現身聖像爲甚不去高麗國長慶稟代云現身

雅普觀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

昆九

十八

還見大聖麼

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

大師爲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

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爲甚

麼有漏僧無對韶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

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長慶稟代云若不如

此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利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

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

有甚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卽得某甲

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

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

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

法燈代云  
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

僧曰念佛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爲是說是不說僧無對是歸宗柔代云此回

是歸宗柔代云此回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是昇代云

十九

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

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

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

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

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

甚麼假船僧無對天台詔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

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法眼代云

如此不勞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

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火

延已不肯乃別曰誰人欠火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

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

揀底此猶是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

來請起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

佛豈不是汝師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

起法眼代云  
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

佛麼僧無對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

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

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

出云汝道無我擊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  
但以手作鵠鳴前向伊道

谷吹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道士莫

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

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  
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  
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

與某甲唾師無對漏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  
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  
卽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  
命僧曰是爲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  
天龍禪和尚代云是伊  
爲甚麼不去岸上死

鵠子趁鵠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顛有人問僧

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鵠子見佛爲

甚麼却顛僧無對法燈代云  
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  
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

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  
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

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

你喚這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

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昇

王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

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

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  
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

遂遣出燒却庵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音釋

苦古活切音括下計切音帝下蟠  
胡箭末曰苦感德紅切音東虹也蟠  
舍未吐之貌也徒感切音蟠  
女禁切音任先齊切音蟠  
貨女任庸也時禱切音蟠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菴僧問婆有  
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  
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  
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  
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  
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  
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  
子挿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使出去

溫州陳道婆普偏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

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  
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  
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火僧無對

法眼